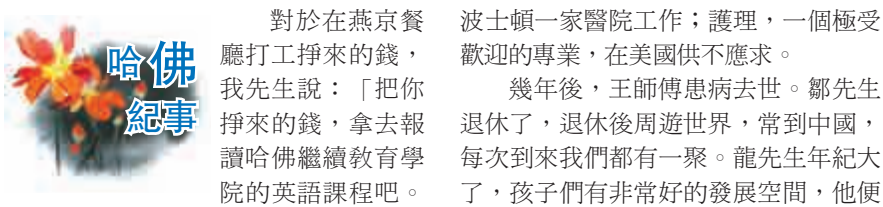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在「燕京」的日子



對於在燕京餐廳打工掙來的錢，我先生說：「把你掙來的錢，拿去報讀哈佛繼續教育學院的英語課程吧。」我說好啊！這些事我聽他的。後來我們的小女兒出生了。不久，我們離開美國輾轉其他地方，現在定居香港。大女兒於二〇一〇年被哈佛大學設計學院錄取，她重返波士頓，在那裏讀書、學習、生活並獲得學位。小女兒受姐姐的影響，又選擇學習設計專業，現在就讀於港大，都三年級了。眼下的孩子，想從事什麼專業，不用做父母的指手畫腳，我們就只能祝福了。

在我離開餐廳後不久，XL一家去了華盛頓，並在那裏定居下來，二〇一二年我去探望他們一家，華盛頓郊外的房子，大大的，周圍綠樹成蔭，環境優美。SJ一邊打工一邊讀書，順利畢業，獲得學位，之後去波士頓一家IT公司當了電腦工程師，去年傳來佳音，他的大兒子從哈佛大學畢業了，到另一所大學繼續學習。小提琴手去了另一個地方，做一份不再委屈那雙手的工作，聽說畢業後發展不錯。W女士也隨她先生離開波士頓，到了另一個州，之後的情況不太清楚。XD很能幹，生了三個兒子，與學校物理的先生一起經營了一家農場，生意做得紅紅火火。小妹妹SY後來也辭工了，專心讀書去，學護理，畢業後在波士頓一家醫院工作；護理，一個極受歡迎的專業，在美國供不應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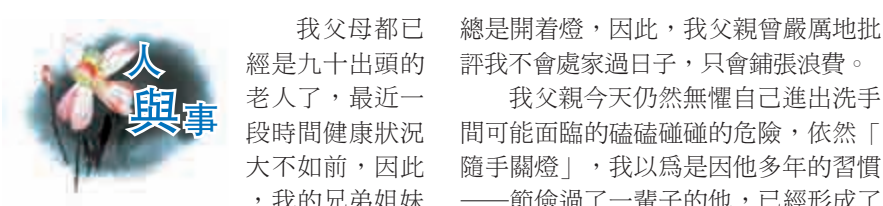
幾年後，王師傳患病去世。鄒先生退休了，退休後周遊世界，常到中國，每次到來我們都有一聚。龍先生年紀大了，孩子們有非常好的發展空間，他便將餐廳易主給李先生。因此，燕京餐廳關閉之前的老闆姓李不姓龍。二〇一二和一三年我兩次重訪波士頓時，看見的燕京餐廳門面依舊。

突然間，《哈佛大學校報》（The Harvard Crimson）報道：在哈佛廣場營業長達四十年的燕京餐廳，於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貼出告示，宣布永久性關閉。消息令好多人不捨和遺憾。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格里高利·曼昆（N. Gregory Mankiw）說，他經常帶學生去燕京餐廳吃午餐和晚餐：「我光顧它幾十年了。我會懷念它，懷念它美味的宮保雞丁，懷念它賓至如歸的感覺。」一名華裔蕭姓學子說：「聽聞燕京餐廳關閉，感覺心痛。在哈佛讀書四年，每當想念家鄉美食，就去那裏吃飯。」有老校友追憶燕京餐廳開張時的情景，七十九屆的格羅西（Marina E. Grossi）說：「剛開張那會兒，同學們可喜歡去了，午市的自助餐供應許多有意思的中式美食，價格也實惠。」

燕京餐廳永久性關閉了，從此哈佛廣場少了一個地標，哈佛人少了一個就餐選擇地，中國學人則少了一個碰面交流的好去處。

（六、完）

隨手關燈



我父母都已經是九十出頭的老人了，最近一段時間健康狀況大不如前，因此，我的兄弟姐妹們商議採取輪值的方式，為他們居家養老保駕護航，這個月輪到我，我因此住進了父親隔壁的房間。一天上床睡覺前，我對父親說：「晚上客廳裏的日光燈就別關了，這樣你進出洗手間更安全一些。」父親答應了我。但到了半夜之後他上洗手間之後，還是將客廳的日光燈關了。

一盞日光燈就是亮一整夜，充其量用電也不會超過一度，相對於我父親的退休金根本不值一提，但他為什麼能省則省呢？這是因為過去許多年形成的習慣。

時光倒流回去三十年，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：那一年，我妻子懷孕，臨時住回了老家。我們住的是一間堆放各種雜物的套房，房間裏暫時不用的舊傢具如床、鋪板之類放了不少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我太太在去廚房做飯的時候大都將電燈開着，以免被刮倒或者絆倒。然而，我父親看到後十分生氣，責問她道：「為什麼不隨手關燈？」時光倒流回去五十年，則發生過另一件事：還不到十歲的我，因為外婆的去世，一度對於死亡和黑暗十分恐懼，所以，晚上睡覺總是開着燈，因此，我父親會嚴厲地批評我不會處家過日子，只會鋪張浪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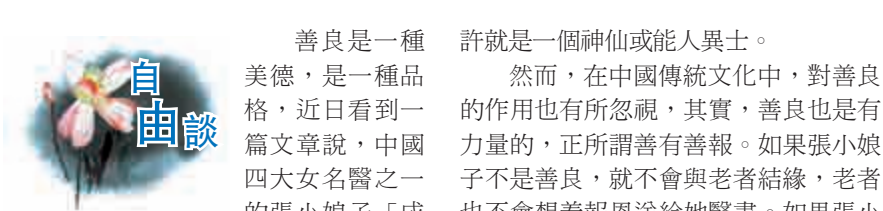
我父親今天仍然無懼自己進出洗手間可能面臨的磕磕碰碰的危險，依然「隨手關燈」，我以為是因他多年的習慣——節儉過了一輩子的他，已經形成了難以改變的勤儉節約的習慣。

在從前，過日子精細、節儉，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無奈：對於絕大多數家庭來說，經濟狀況十分窘迫，衣食之事都應付不暇，所以，對於家庭用電這類可以節約之事，乃是高度重視的：在農村人家，那時電燈還沒普及，使用的是煤油燈，所以，為省下些許燈油，如果沒事全家人早早上床是正常之事，而摸黑搓草繩也並不鮮見。對於城市家庭來說，盡可能地使用小功率的電燈泡則是節約用電的招數，隨手關燈則是絕大多數成年人都已經養成的生活習慣。所以，對於我父親來說，無論在什麼情況下，總是牢牢記着「隨手關燈」。

我父親眼下耄耋之年依然捨不得夜裏留一盞燈照明，假如因此而發生意外，便是得不償失。但是，過去那個年代的人們的這種勤儉過日子的意識，是對「物質」有些大手大腳的今天的我們需要學習的——因為積少成多、聚沙成塔，也因為環境保護的需要、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要。

因此，今天的我們依然需要多一些「隨手關燈」。

善良是成功秘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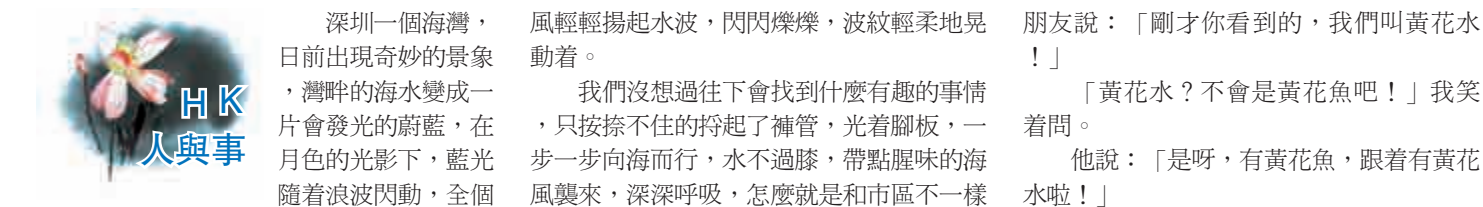


善良是一種美德，是一種品格，近日看到一篇文章說，中國四大女名醫之一的張小娘子「成功秘笈是善良」，她的善良成就了她的醫術，也成就了她的美名。可以說，沒有善良，也就是沒有張小娘子的一切。

張小娘子是不是出生醫藥世家沒有相關記載，但她嫁到張家，孝敬公婆體貼丈夫，表現很善良。以下是一則傳說：有一天，張氏開門見一白髮銀鬚的老者神色黯然倚杖嘆息，連忙端出一碗熱水，老者口渴痛飲，連聲感謝張氏，聲音十分虛弱。張氏回房稟告公婆同意後，將老者扶了進來。原來老者是一個遊方郎中，為感謝張氏的收留，就傳授醫術給她，走時還送給張氏一本醫書作為回報，可保張氏一世衣食無憂，還能造福鄉里。這本書大概就是《雜難異方》吧。於是，經過鑽研，張氏醫術飛升，被皇帝稱為「女醫聖」，賜名「張小娘子」。

聽關於張小娘子的傳說，就是一個老套的報恩故事，沒有新奇之處。這說明張小娘子出生很平常，沒有值得炫耀的地方，唯一可以歌頌的就是她的善良。而善良幾乎是大多數人都該有的美德，善良的結果就是好人有好報，好人更容易成功。按照老套的故事，那個老者或

消失了的大澳「黃花水」



深圳一個海灣，日前出現奇妙的景象，灣畔的海水變成一片會發光的蔚藍，在月色的光影下，藍光隨着浪波閃動，整個海灣熠熠生輝，夢幻的世界驀然使灣上的人陷於驚異與亢奮，平日慣看的大海，怎變得這樣不可思議，神秘莫測，難道是宇宙世界發出的什麼預兆，讓海水變色。

從目擊者拍攝的圖片看，這片藍光十分動人，甚至想，畫家調得出如此悅目的「奇藍」嗎？比神奇的北極光更吸引。

海水驟然色變，少有機會接觸大自然者感到十分新奇，但離島大澳的漁家和居民卻不覺得稀奇，秋季許多時候海水會突然像銀光那樣耀目，站在海邊用雙手將海水潑出去，便出現一串飛舞的明珠。

第一次經歷這奇景是一年的秋夜，我與陳姓攝影家朋友在大澳漁村度假，帶我們去玩的是位年輕漁民，三數人走出漁棚，拿着手電筒、魚叉、魚簍、有手柄的魚網，去海邊捉蟹。

此刻，海灘上月光如水，水交融着月色，坦蕩的海面像一幅以銀線交織的圖畫。夜風輕輕揚起水波，閃閃爍爍，波紋輕柔地晃動着。

我們沒想過往下會找到什麼有趣的事情，只按捺不住的捋起了褲管，光着腳板，一步一步向海而行，水不過膝，帶點腥味的海風襲來，深深呼吸，怎麼就是和市區不一樣的味，清氣直下丹田，好舒服。有人動手玩水花了，展動手臂，用雙掌將海水潑上半空，水花四濺，幾個人禁不住玩起來，一時水花如雨。

突然有人高聲叫：「你看，水發光的哩！」

大家頓時停了半刻，嘗試用力將海水潑得更高，奇怪的情景在眼前出現，潑上半空的海水，在黑夜中發出光亮，如大小不一的珍珠，閃閃發光。大家再使勁地一起潑，無數的光球空中墜下，首次領略如此奇怪的景象，有人不停地尖叫。

此時，遠遠幾艘船向岸邊駛來，相信是捕魚回來吧，我們又發現漁船行進時衝起兩邊的浪頭，成了銀色的發光體，光亮度如水銀燈，幾艘船同時鼓起大片海浪，船隻附近的海面呈現大片銀光，眼前發生的事情使我頓感新鮮而又困惑不解。

返回漁棚的路上，伴我同遊的年輕漁民朋友說：「剛才你看到的，我們叫黃花水！」

「黃花水？不會是黃花魚吧！」我笑着問。

他說：「是呀，有黃花魚，跟着有黃花水啦！」

「黃花水」，真是第一次聽說。

大澳原是大量產黃花魚的海域，每年入秋，進入黃花魚汛，大澳一帶海面黃花魚群湧現，滿海盡是，漁民每一網起來都是滿滿的黃花魚，漁船滿載漁獲拍岸，整個大澳的大街，盡是一籬籬黃花魚，漁民賣出漁獲，購買新衣物、新傢具，建新棚屋，添置一點金飾。黃花魚期，大澳市面一片繁榮，正是漁民經濟收入的黃金季節。

黃花魚群匯聚大澳海的這段日子，大量磷質微生物在這一帶出現，水質微妙變化，漁船深夜捕魚，在月影或漁燈照射下，海水閃着銀色的亮光，魚網拖起時如一顆顆明珠掛在網上，漁民將這現象稱作「黃花水」。深圳海灣不同的是，水色蔚藍發光。

隨着生態環境改變，大澳黃花魚突然徹底消失，當年的漁業帶來的繁榮景象，彷彿從未發生過，此後，再也沒聽說「黃花水」了！

解讀沈萬三



▲沈萬三像 作者供圖

財生財，利生利，陸德源沒看走眼，沈萬三是個做生意發家的天才。

元末之際，兵荒馬亂，百姓流離失所，很多土地荒蕪，棄地逃荒農民為生計奔走，何顧土地？沈萬三趁機兼併棄地，並以口糧之價把討荒農民安排在荒地上種地。一些上好的土地，因災年欠收農民為了生活只好借糧度荒，救命要緊，沈萬三趁機瓜倆棗，把土地收於自己戶下，有的農戶借糧，災年借一還十，以土地作抵押。幾個災年下來，江南農民幾變佃戶。沈萬三的土地縱橫連綿，數日走不出沈家田。災年一過，豐年一到，沈家大富，且沈萬三又多讓種經濟作物，種茶種果，直接外銷，形成產、供、銷一條龍，財源滾滾而來，擋不住，想不發財都不可能。

其二，沈萬三擅做金融生意，以錢生錢。沈家一生二、二生三，三生無數，無數的「錢莊」，放高利貸，放貸款，放貸款的網也越撒越大，江南自江蘇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一帶的商家農戶幾乎都有沈家的用戶。沈萬三靠貸生利，利滾利，穩坐「中軍帳」，生得八方財。沈萬三夠狠。

其三，沈萬三搞產供銷一條龍是一頭在內一頭在外，在元末時期，他佔據東南沿海優勢，大搞外貿生意，把銷售直接對準海外用戶。高麗國、日本國、南洋諸國都有他沈家的「外貿公司」，直接出口絲綢、茶葉、瓷器、竹器及各種乾果和工藝品。甚至一些徽商大賈也要把貨物交給沈萬三，由沈萬三對外經銷。沈萬三的生意越做越紅火，此時此刻，沈萬三已可謂江南大賈，江南巨富矣。

沈萬三不滿足，沈萬三精明。他還要找政治上的靠山，搞政治投資，當時元末起義者蜂起，各路「好漢」稱王稱霸。在江南勢力最大的當屬張士誠，元至正十六年，張士誠定都蘇州，建國立號，登基為帝。沈萬三討得機靈，愣把女兒嫁給張士誠，自己當起「國丈」來，當然「國丈」也不是白當的，張士誠軍中的軍資糧草一概供應需求全部由沈萬三包下，做軍隊的生意，做自己女婿的生意可謂一本萬利。沈萬三的日子真如繁花似錦，烈火煮油一般。

誰承想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。《紅樓夢》中給鳳姐下的斷語為：機關算盡太聰明，反算了卿卿性命。沈萬三是也。

沈萬三經商懂商精商，但沈萬三不懂軍事，更不懂政治，為張士誠服務這一寶是押錯了，張士誠兵敗自殺，家破人亡。朱元璋改朝換代，面南稱皇。朱元璋心裏明白，反元戰爭，打得最艱苦的就是掃蕩張士誠，好幾次險些一腳踩翻，落得個兵敗人亡。張士誠難打，就是因為他背後有吳地的富賈鼎力相助，張士誠可謂要錢有錢，要糧有糧，可謂實力雄厚。朱元璋心中如明鏡，事非經過不知難，他如何不知？朱元璋搞政治最毒的一招是張網以待，讓你自投羅網。玩「陰」的，元末明初舉國上下，朝內朝外，沒有一個玩得過朱皇帝的。朱皇帝正笑着讓沈萬三「飛蛾投火」。

沈萬三又錯一步，錯一步就是向滅亡邁近一步。

他請朱皇帝吃飯，這個飯局擺得真夠排場的。像西晉石崇擺闊。吃的是山珍海味，龍肝鳳膽，單說沈萬三的器皿，不僅坐陪的劉伯溫，就是朱皇帝也是見未曾見，聞未曾聞。酒席宴上，流光溢彩，金碧輝煌，讓朱皇帝着實吃了一驚，戎馬一生，不曾見過此光景，登此廳始信人間有天堂。朱元璋一時有些暈，不知天下為己抑為沈所有？為己吧，這天堂是沈家的；為沈吧，他暗暗咬咬後槽牙，錚錚作響。

（上）

▲沈萬三水塚 作者供圖